

影视文学

猴子老虎将军

张永枚 著



猴子老虎将军

袁殊敬题



张永枚 著



书 名	猴子老虎将军(影视文学)
作 者	张永枚
总 策 划	陈基荣
本书策划	李硕传
责任编辑	陈基荣
特约编审	李士非
封面照片	李丽丽
封面题字	袁 机
雕 塑	张子猛
责任校对	张 健
出 版	银河出版社
地 址	香港铜锣湾邮政三一三 0 号信箱
发 行	银河出版社发行部
印 刷	广东精装印务有限公司
规 格	889×1194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13.75 30 万字
版 次	2004 年 5 月第一版
国际书号	ISBN 962-475-670-8
定 价	38.00 元

银河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献 给

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英雄们



卷外语（一）

“歌颂老红军好！”

“金钱”，“女人”，在我的文学艺术的视角作威作福。呔！猴子老虎将军来也！

我有幸认识别号猴子的老红军、重残荣军、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学先同志。在他仙去之前，多次幸会于我参军的英雄部队四十二集团军“红三连”，羊城东山湖等胜景……

当年，李学先同志所在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——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、抗日南路军，和中央红军、二、四方面军的长征，既是步步血肉紧紧相连，又是别有一番征途战火，别有一番炎黄衷情，“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”……

敌军害怕畏称“徐老虎”的徐海东大将……等等红军前辈，我有幸一次次见过。对有的老红军将军不仅“几度闻”而是“寻常见”。

李学先同志别号“猴子”——全世界略通中国文化的人们都喜欢金猴。以前在北京，我向日本朋友提到《西游记》，日本朋友白土吾夫马上举起大拇指说：“孙悟空！”在座的日本名人朋友们都喜笑颜开，欢趣盎然，打心眼里爱我们的“齐天大圣”。

毛泽东主席晚年，我听有关同志传达，他决定：“每天出一部电影”！给老百姓看。因此，老作家马烽、薛寿先和我，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合作，去赶写红军长征的电影剧本。京、湘、赣、云、贵、川、陕……雪山草地的党政军各界、人民，尤其是红军老同志们，给了我十分珍贵、甚至不少再也找不到唤不回的史实生活教益，如红军肖华、陈士榘两位老上将，毛主席当年的警卫员陈昌奉……，都欢会恳谈。我在北京地震棚也赶写《长征 上集》草稿。新时期，太行山“老翁沟”把我“钩”了去，创作《山里

的军人》，蹊跷“好耍”，我走访的鄂豫皖陕诸地方，正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战地。如相声说“您在这儿等着我呐！”

友人陈基荣（跟李老十几年的秘书）、李硕涛和老战友们多次鼓动我写“猴子”。我在汨罗屈原流放地进入大纲构思，甚感难度大，脑壳都胀大了。我本是一老兵仰慕红军。当然要干下去。忽然想起周恩来总理在北京观看战士歌剧团演出的拙作歌剧《红松店》（延安老作曲家李文学作曲，张石松导演，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斯蒙、张石松；袁世海主持中国京剧院移植演出），他接见演员时说：“歌颂老红军好！……”

我脑壳一胀，“良心大大的坏了！”——戏言胸发闷，就用周总理的话来扶正驱邪：“歌颂老红军好！”

注：本书[]号里除注明职务、军衔、姓名以外的文字，是作者文学的诗情思辩，以求理解，不属于影视范畴。

本书分卷，是文学单位排列，不是影视荧屏单位排列，内容大量导演、表演、摄影、音乐、美术、灯光、化妆服饰变化、动与静的道具、科技制作……再创作的空间时间。

目 录

目 录

卷外语（一）“歌颂老红军好！”	（1）
第一卷 红军机枪手	（1）
第二卷 猴子打飞机	（17）
第三卷 列宁号战机	（30）
第四卷 再见大别山	（50）
第五卷 忠烈一家人	（72）
第六卷 生死存亡关（一）	（95）
第七卷 生死存亡关（二）	（120）
第八卷 小姐与长工	（144）
第九卷 炎黄子孙亲	（165）
第十卷 玉血掀怒潮	（192）

目 录

第十一卷	红烛春蚕诗·····	(216)
第十二卷	红军“一棵菜”·····	(260)
第十三卷	光明与黑暗·····	(289)
第十四卷	黄龙与梅梅·····	(310)
第十五卷	血战法西斯·····	(325)
第十六卷	永远牵挂您·····	(348)
第十七卷	红军闹华山·····	(369)
第十八卷	神奇宝莲灯·····	(402)
卷外语(二)	汨水楚风夜小记·····	(431)
附 记	·····	(432)
本书人物表	·····	(433)

第一卷

红军机枪手

淮河流淌阳光云影。

淮河水系的淝河，雁鹅游荡阳光云影。

[淮河，锦绣祖国的大河。河南豪杰好汉辈出的桐柏山，汇流源头。流域河南、安徽、江苏，有水流经扁担港而去黄海，主流奔注楚项羽“破釜沉舟”决死战的破釜塘——小湖群因地理异化而形成神州大湖洪泽湖。

淮河，中华民族的英雄大河。成语“揭竿而起”所指的陈涉（胜）、吴广，捻军统帅张乐行……当代历史上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、淮海大战役……都在淮河流域或更广阔的乡土，热血写出“天地为之久低昂”的英雄史诗。

淮河，旧中国人祸天灾流血泪。“田园万里变汪洋”……

淮河，新中国五十年代唱出一首美好的歌：

淮河两岸鲜花开，

胜利的歌声唱起来！

……]

一九三零年三月十六日。

一面面小红旗舒卷河风；

品字形的三只渔船。

一只渔船：渔女在船尾双桨摇拨水花；

船头，渔夫撒下渔网；

渔夫收网：红白活跳淮河鱼。

离岸边中距离的另两只渔船，渔人也在撒网收鱼。

第一卷 红军机枪手

雁鹅掠水，飞起。

河水清清，山影叠叠……

恍若从乾天插下的大别山群峰；

恍若从坤地涌升的大别山群峰；

大别山东麓：霍山。

霍山下，淠河南，一大片玉米地。

河风欢奏翻身劳动的喜歌。

红幅高高立在通往田地的村路口；

红幅正中绘红五角星，左右绘镰刀铁锤；

红幅上的大字一字字鲜明：

“搭帮救星共产党”

“穷人分地又分房”。

俯览那一大片田地：

五头牛，四头驴，九个老年中年青年男女农民，九个小青年红军，有几个帮老人掌着犁，另几个扬锄挖地。

垌沟边十根树棍，端正挂着一顶、一顶、又一顶、共九顶青蓝布八角红星红军军帽。

牛角缠红布的牛。

颈系红布的毛驴。

红幅近处。五十多岁的王老顺坐在犁上抽烟袋锅。

两个红军战士走近红幅。

两个红军战士蹲下身来，向王老顺亲切询问……

王老顺磕磕烟袋锅，从怀里掏出土布小包，解开——

一张红字契展开，字字入目：

“兹为土地革命，穷户享有翻身果实。贫农王老顺和贫农李二毛，两家共分一头黄牛，合作使用喂养。此证。陈家坪乡苏维埃政府”。

第一卷 红军机枪手

两个红军战士看了红字契，争抢拉犁绳。

个高些的战士推开小战士，解下他身挎的黄铜军号，吹一声，双手捧还：你练号去吧。

个高些的战士脱下军装，挽起裤腿，套上拉犁绳。王老顺不让，他轻声笑语说服，拳头插胸脯。

王老顺只得掌起犁。

个高的战士做牛拉犁……

犁……黄土浪花翻……

做牛的战士：宽额，眉粗，眼清，鼻直，颧骨微耸，十七岁嫩嫩的脸庞，微汗沁沁有光。

牛——红军战士。

牛——走近今天走近我们。

四十多岁的王大妈挎着竹蓝，手牵八岁的孙子小苗，走过红幅，走近做牛的陈先瑞，亘古从未有“吃粮的”给穷人做牛，斟一土碗水：“小陈队长，快歇歇，喝碗水。”

陈先瑞只顾做牛拉犁，侧脸一笑，摇手，问：“大妈，您的烧伤好些了？”[陈先瑞 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]

王大妈端着碗跟“牛”走：“李卫生员给敷了草药，没事儿。”

穿着拖到腿弯的缀红旗领章军衣的小苗，拎着水葫芦，跑上前：“红军‘牛’叔叔！”

红军‘牛’低头变抬头。

“张开嘴巴嘛！”

小苗踮起脚尖，趁红军‘牛’张嘴，水葫芦和‘牛’嘴对嘴，喂水。

“再来一口，再来一口，对，再来一口！比得上你家乡金寨的水吧？”

陈先瑞抿唇边的水：“甜，真甜。俺小苗是观音菩萨的童子，

第一卷 红军机枪手

慰劳红军甘露水。”[陈先瑞 曾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]

小苗生气做鬼脸儿：“啊！哇！什么菩萨童子？俺要当红小鬼！当红军！”

小苗威风举起水葫芦：“这是俺的大手榴弹，把偷偷放火烧俺家的还乡团、白眼狼白匪，炸死！统统炸死！投弹！”

小苗投出水葫芦：“轰！轰！”

水葫芦高飞、旋转。

一个扶犁的气魄金宝峰的战士，只手接住水葫芦。

小苗找寻水葫芦，扒地，翻石子，坐在地头，要哭：“俺的大手榴弹不见了！大手榴弹！快回来吧！俺奶奶会骂小苗呀！”

王老顺回首，说：“小苗，你奶奶不会骂你，快跟奶奶回去煮饭，小苗，乖！”

王大妈拉起小苗，拍他屁股上的土：“俺孙子从来都乖，都听话，别把红军的衣服弄脏了。走，家去。”

小苗又坐在地上，似要打滚儿：“不！我要我的大手榴弹！我的大手榴弹！”

“小苗，俺能帮助你把大手榴弹叫回来！”金宝峰气魄的战士走过来。

“郑大个儿……”

“叫我郑家顺叔叔！郑叔叔！”

“个儿大岁数小。我只叫救俺一家性命的李排长李长山叔叔，还有拉犁头的‘牛’叔叔，他叫陈先瑞。”

“不叫郑叔叔，大手榴弹回不来了！”

王大妈：“小苗乖，快叫郑叔叔。”

小苗：“郑……叔……叔！”

“哎！”

郑家顺逗小苗：“天灵灵，地灵灵。老祖宗大胡子马克思快显灵！”

第一卷 红军机枪手

郑家顺背着的手，还给小苗水葫芦。

小苗手捧水葫芦站起，雀儿般欢跳：“小苗的大手榴弹回来了！大胡子老祖宗显灵呐！”

手绘的马克思像、列宁像。

树枝野草覆盖的简易掩蔽部。

一尊三千五百斤重的铁铸土炮。

[这威风的铁老将军，向后人述说广西奇山丽水、洞庭岳州、扬子雪浪、淮河两岸的血战，述说洋轮洋雇佣军强盗的死亡，名臣曾国藩曾兵败跳水自杀，述说新中国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英雄“金田起义”浮雕；述说不是“缓称王”而是过早称王、内里争权抢位“自杀”的惨痛，述说只顾天京（南京）安危正中“攻其必救”圈套反被敌军“调动”、北上外线作战虽打到保定、天津卫却没有后续后劲成了孤军的战略铁错的悲愤，述说“拜上帝”思想总纲决不能久，根本不切合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国情民意，《天朝田亩制度》给百姓一些利益等值得称赞的举措，逃不脱思想总纲的桎梏，不从中国的“事实”大着眼，也就不能真正“求”出洪秀全所说的“解民悬”的“是”。

太平天国的大义举以至散失在民间的枪炮，值得永远纪念。鄂豫皖的黄麻起义、农会、赤卫军，就使用了不少太平天国遗下的土枪土炮大刀长矛，当这些劣势装备掌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手中，就能“鸟枪换炮”、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强大敌人……]

太平天国铁炮镌字：“太平天国元年”

大字：“天王 洪 制”

姓张别号“小蛮子”的赤卫军，十二岁嫩苗苗，双手握长杆帚擦拭炮筒。

第一卷 红军机枪手

装铁丸、火药的两只民间旧木箱边上：

只知道别号“大玉米”的十六岁的女赤卫军，红花衣，扎皮带，用布擦拭铁丸；

十五岁别号“白棉花”的艾蓉，粉色白边衣，扎皮带，把土碗里的硝石粉添加火药，以木棍搅拌。

赤卫军李庆柳、汪世才用破布擦拭炮身。

班长孙光，背有些驼，人称“孙驼子”，来回指点戴“霍邱赤卫”红袖章的部下。[孙光 建国后曾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]

孙光：“艾蓉，硝石粉够分量了，别再浪费。”

艾蓉：“‘一硝二磺三木炭’。我看硝的成色不够。你这个班长才浪费呢——浪费口水！”

孙光抓起一把火药，嗅，看：“嗨！俺连长的妹子，就是足斤足两够称！棉花能造火药。俺霍邱乖妹妹不愧叫‘白棉花’！嗯……”

孙光刮艾蓉鼻梁。

艾蓉抓一把火药：“孙驼子！小心我摸你个大花脸！”

孙光：“你个李庆柳、汪世才！也笑话俺！俺这驼子一不怪爹二不怪妈，只恨白眼狼，一梭子机枪子弹打来，俺来个就地十八滚，投过去手榴弹，炸死了白眼狼，缴获轻机枪一挺，没想到呀，颈椎撞到了石头上……”

汪世才：“孙光班长是光荣的驼子！”[汪世才 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十五旅四十五团团长，中原突围战斗中牺牲]

李庆柳：“是个又大又鼓的奖章！”

孙光严肃地：“立正！”

大家立正。

孙光跑步到掩蔽部外，敬礼：“报告连长，本班正在擦炮作业。请指示。”[孙光 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]

艾亮，既像妹妹艾蓉素净清俊，又洋溢雄烈气质，淮河人常见的国字脸，双目青白射人，年方十九岁。

第一卷 红军机枪手

“稍息。休息十分钟。”

军容整洁的艾亮，拭拭红布值星带，手按驳壳枪，后跟通讯员李殿友，走进掩蔽部。

大家亲切叫：“连长。”

艾亮：“今天是个好日子！我给同志们预先吹吹风：霍邱赤卫团将要编入鄂豫皖英雄的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！”

大家欢乐：“升格了！”

“俺们是正式红军了！”

汪世才：“好消息是谁讲的？”

艾亮：“是俺霍邱老乡，红军团有名的‘弼马温’。”

汪世才：“玉皇大帝封孙悟空‘弼马温’，看马。我猜到了，是团部的饲养班长——李长山。”

艾亮：“前天升官了——传令排长！”

李庆柳：“李长山到大别山桃花岭投红军，听说是你铁炮连长收下的。”[李庆柳 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]

艾亮情满国字脸：“那是二九年六月天的事，一年不到，长山的进步快过矮子爬楼梯——步步高！没看错，真是个‘弼马温’——猴精！”

艾亮手扶铁炮……

一块自制的黑板，红白粉笔字：“轻机枪训练班日程 三月十六日 上午 轻机枪分解结合 教练员 团传令排长李长山 下午 轻机枪行进间射击 教练员 李长山”。

黑板挂在大杨树上；共五棵大杨树。

两挺轻机枪的周围，两个班的红军轻机枪手，散坐着对笔记。

别号“半个子”的班长，身高一米五八，容长脸，粗长眉，大眼精亮，隆鼻，端正，十七年华，举止早熟。手拿土纸本，领大家对课堂笔记。

第一卷 红军机枪手

笔记本的一页：“政治课 郑位三政委讲 什么是列宁？”

“半个子”检查一个胖墩墩不到十五岁的小战士的笔记。

“江炳对对笔记。”

笔记：“列宁同志是俄国人，□承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学说”。

江炳对照“半个子”的笔记，用铅笔头儿改：“继承”二字。

笔记：“列宁是全世界受苦人的导师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便有了苏维埃同志”……

“半个子”给江炳看自己的笔记：“苏维埃代表人民的政权”……

江炳：“你个黄安‘半个子’！糊弄俺新兵！你以为俺不明白，告诉你：苏维埃是一个人，他姓苏，大名维埃，为革命英勇打仗‘光荣’了——牺牲了！我们成立苏维埃，永远纪念俄国苏同志。苏维埃烈士万岁！万岁！”

大家既同感他的朴素真情，又无可奈何他的坚持己见。

“半个子”合上笔记本。

“行了行了，万岁万万岁！您家准备上课吧！以后呀，我们就不再叫你江炳。小江，叫你小苏维埃同志。”

从此别号“小苏维埃”的江炳说：“四天前半夜，恶霸地主还乡团放火，李教练员从火焰阵里救出王老顺王大妈小苗一家三口子，烟熏火燎，快成瞎子了。还能来上课？”

好些个机枪手也怀疑李教练员来不了……

杨树林东侧芦苇盖的两间窝棚。

春阳斜照墙上挂的红缨大马刀，红星挎包，斜照窄木板床头盖白毛巾穿枪衣的苏联 7.26 毫米杰格加廖夫轻机枪——枕头；

春阳斜照草鞋、绑腿、青蓝布军裤，膝盖上红市布绣白梅花蒙硬纸壳封面的日字本；春阳斜照捏着柳枝炭笔的粗大的手；以

第一卷 红军机枪手

柳枝炭笔写字的红军，惯于“采光”，写：“忘不了去年这时，我十七岁在大别山桃花岭加入CY。共青团员要当好先锋，做CP——中国共产党和青年的桥。”

粗大的手放下柳枝炭笔。

李长山的声：“呃，谁来了？卫生员——李贤进……刘天明医生，你又来巡诊呐。请坐，快进来坐。”

披红十字“红军医院”白布工作服的刘天明，和卫生员李贤进走进里间。

刘天明的目光顺着春阳看到日记本，看着李长山。

李长山，干净、肩、肘有补丁的青蓝布军装，缀红旗领章，猿臂戴“传令”红袖章，皮带束腰，免冠，寸头，体格精健，面容清癯俊朗，浓眉微扬，眼目棱炯涵笑趣，鼻正梁直英气根，不开口脸上传言语，难皱眉头主意来，芳年不满十八岁，身高却一米七五。[李长山即李学先 曾任中南军区粤北军区司令员]

此间，看不见他的扬眉他的炯目，缠着家机土布绣杜鹃暗花三寸许宽的红腰带。

刘天明：“我还没进窝棚你就晓得我来了，这就是耳朵灵醒的好处，眼睛蒙着还能写字，一笔不苟。嗯，长山同志，我已经诊断过了，你的眼睛坏不了！”

李长山点头。

李贤进：“俺排长是瞎子点灯不费蜡。刘医生，这红腰带是排长的一件宝，打从小，他娘下地干活，就拿红腰带把俺排长拴在老槐树上。”

李长山点头。

李贤进：“处方？”

刘天明：“好，我处方：‘鲜冬瓜四块。冷敷’。”

李贤进：“好呢！‘鲜冬瓜四块。冷敷’。”